

容藝文：北上追尋國畫藝術

■ 《淨·聲》

容藝文讀中六時，有一次父親帶她去書城看書。在無意間，她看到國畫的工筆花鳥畫，覺得挺喜歡，並買了一整套類似書籍。回家後，容藝文試着畫了一張、兩張、三張，自覺挺滿意的，拿給父親看。她的父親那時候很認真地對她說：「藝文，你去報個班學學吧。」容藝文的中國畫之路，就此展開了。

北上求學，最重寫生

早先，容藝文只是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報了一個工筆花鳥的課程，後來又學了一山水課程，學習效果很好，自覺小有成就。當時，容藝文在班上是最小的，其餘同學都是長輩級。當時大家都很好奇：一個小女生怎麼會喜歡上這樣的畫種？這算是她第一次接觸國畫。深究起來，走上這條路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理由，原因就是喜歡，覺得適合自己的性格。例如，容藝文以前有學過設計的經歷，但發現不是自己喜歡的。性格內向而恬靜的她，喜歡純藝術類別的專業較多一點。

報考大學時，香港沒有進行系統化培訓中國畫的專業學校，所以就報了廣州美術學院讀國畫系，讀到三年級的時候，發現自己對國畫還是了解得不夠，因而想繼續進修，提高審美與領悟水平，因此就報考了中央美術學院的碩士研究生課程，並參加了內地的研究生入學統一考試。她還真沒想到，居然考上了。

北上求學，追尋藝術夢，無論是在廣州，還是在中央美術學院，都與香港上學的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。香港畫畫，最重要是要有想法；但內地較為注重技巧，看重功底，基礎很重要。對容藝文來說，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習體驗，最有深切回憶的經歷，是外出去寫生。實地寫生考察，容藝文去過洛陽、山東、雲南等地，這並不是簡簡單單的旅遊、看風景，而是帶着問題、目的去尋求藝術靈感的。去寫生，來回時間差不多就要1個多月。容藝文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，因為每一次都有不一樣的體驗和感受，收穫會很多。而且，對寫生是會有更多的情感投射於畫面，寫生的畫不一定最完整，但一

作為第一個北上前往中央美術學院攻讀花鳥畫碩士的香港人，容藝文對中國畫有一種時光縱深式的感悟。隨性而發，使她走上了中國畫的創作道路。如今，面對未來的抉擇，她告訴記者，中國畫將會一直與她相伴。畢竟，這是她北上的初衷和夢想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 《半醉》



■ 《閩》



■ 容藝文的陶瓷畫



■ 《觸》



■ 容藝文



■ 《扶醉》

有韻味，因為是在生宣上畫比較多變化，用色用水大膽，畫面感覺很輕鬆，自然生動。

父母支持是精進的後盾

容藝文向記者坦言，現今的商業化社會氛圍下，從事藝術事業的風險確實很大。如果是應用設計方向的專業還尚可有較大、較快的經濟回饋，但是純藝術專業帶來的挑戰確實很大。當然，容藝文覺得，自己很有福氣，有一個從事藝術的爸爸，因為其父的藝術水平相當高，經常給她很多意見、很多指導。而在精神層面，母親對自己從事藝術事業極為支持。畢竟，因為以香港目前的利益導向型環境下，大多數的父母或家庭都不太會支持和贊同自己兒女去學藝術，特別是沒有太多經濟回饋的純藝術。但容藝文選擇了這條她喜歡的路，而父親和母親也無限量支持她，因而知道自己很幸福。

每個人都有他想追求的夢想與理想。容藝文走入了中國畫這個圈子，她喜歡這種生活方式，做自己喜歡的事(畫畫)，無論困難有多大，她表示自己都會很努力去做，希望能夠一輩子可以從事藝術事業。藝術這個領域，就是需要學習、借鑒，各色各樣的門類都要學習，才有可能與其他藝術融合，讓自己的專業提升更快。正是在家庭的指導下，容藝文的國畫有了愈來愈突出的現代特徵，即便是表達類似於花鳥這樣的傳統意象，也會隨性而走，展示出抽象的哲理氣息。至於未來的規劃，容藝文告訴記者，她會繼續留在中國內地，並期待能夠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這樣的內地團體，以便長期從事中國畫的創作、推廣與教學。

對於新近進入國畫領域的人，有何分享的經驗？容藝文告訴記者，學習國畫可以陶冶性情，修心養性，培養審美觀，好處很多，既然抱定學習的決心，就要學習好的教材，跟隨好的老師，創新而不排舊，老幹新枝並存，才能法古創新，學習到真正的傳統。畢竟，因為國畫講求師承的緣故，因為其學習是講求步驟的循序漸進，先從臨摹開始，繼而寫生，最後才到創作，故而好的老師指點可以事半功倍。此外，學國畫也可以和學習書法相融匯，因為國畫與書法是同一個體系。善書必能善畫，善畫必能善書。深入傳統，明白傳統是怎麼一回事，再進行創作更有說服力。

創作對談

文：Jasmine

心不外與景，景亦從未脫離過心

二十世紀以來，西方的政治與經濟強勢加劇現代化進程，當下生活過度現代化，消費主義虛耗精神文明，人心漸漸背棄了自然。當今藝術普遍缺乏精神性，只有當下性與時尚以及視覺效果，都忽視了個體生命內在的「心性」，漠視自然作為主體，失去了那份悠遠而熟悉的文人特質及氣韻。所以我們需要新的「心」與「景」，並重新打通我們與傳統，我們與自然的新關係。

今次我們將與參展藝術家之一林國成展開對談，理解他對「心」與「景」的個人思考。

可否介紹一下在《心·景》中的參展作品？

林：此次展出了《無法容納的風景》、《白駒過隙》、《村口的樹》等五幅作品。想通過這批作品表達這樣一種感受：當我們面對自然，即使去製造一個巨大的容器也多半不能把眼前的風景裝下。但我們可以把它裝在心，從容離開。即人心和物件之間的關係。

認為藝術創作需要怎樣的「心性」？

林：對於一件視覺藝術作品，無論是創作者也好觀眾也好，他必須先看見，獲得一個圖像的資訊，然後到心裡匯聚形成意義或者體驗。即外部世界在內心的交匯。而藝術創作就是這種交匯的再次投射。

心與景的結合怎樣體現人與自然的關係？

林：心與景，人與自然的關係，請容許我囉嗦地講點藝術史，在西方的藝術發展中，一個藝術運動的興起，是靠打倒或者對立與之前的藝術潮流而成立的。它有一種邏輯，兩個藝術潮流是對立和造反的關係。比如有可見的現實主義，而描述不可見的精神世界，就誕生了對應的超現實主義。他們圍繞着一個根本的邏輯，主體和客體的對立。在西方的語境中，心是主體，景是客體。這是一種對立的關係。他們在這樣的邏輯下建立了的藝術發展史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越發脫離初期的積極意義，它日益陷入到一場為反對而反對，為對立而對立，為問題而問題的遊戲中無法自拔，遠離人的根本，陷於虛無。重新看待心與景的問題，即人與外部世界的問題，重要意義在於我們是否還能夠回到人的根本？並激發文明新的意義？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也樂意給出答案，即心不外與景，景亦從未脫離過心，心景交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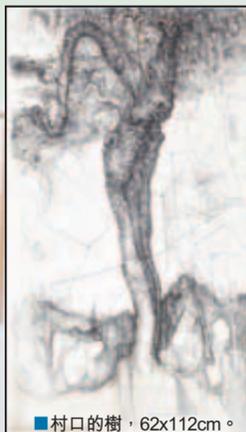
認為是次展覽的意義是？

林：此次展覽，許劍龍先生給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框架，如何重新看待我們和外部世界的關係，換個角度，我們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秩序？

■ 《無法容納的風景》，109 x 79cm。



■ 藝術家林國成



■ 村口的樹，62x112cm。

《心·景》藝術家聯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4月30日

地點：3812當代藝術空間（香港黃竹坑道12號10樓）